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浪語集卷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饒文洲

欽定四庫全書

浪語集卷十五

　　宋　薛季宣　撰

文

武昌祈晴祝文

伏自師役之興民疲奔命南畝之事力不暇給蒙神之惠稼穡登場秋雨霖霪將有萌芽之患一日不霽一歲之農功殆矣罪將誰執吏實爲之神其撫諸賜之終始

謝晴祝文

惟民卒歲之計望屬秋成用畢農功繫於旬日徵恒雨若惟吏之辠賜以時暘敢忘答貺

補漢封汁防侯雍齒冊文

高皇帝肇興豐沛命將雍齒居豐雍齒以漢之徹入豐于魏載以趙將從平諸侯齒舊用財豪里中屢窘辱高皇帝皇帝奠都櫟邑諸將軍盡封留侯請邑諸汁防諸將咸說

惟六年皇帝使御史大夫昌廟立趙將軍齒為汁防侯

曰於戲趙將軍齒受茲赤社朕承天序惟崇稽古建爾

國家封於南土為漢藩輔於戲念之哉恭朕之詔維古

先哲王置侯設官於以貴德崇功非予好人之干命越

有小大之刑於以警於兆人非予惡肆人臣之在下亦

罔不正厥心弗貳其行共承厥辟君臣同德無有顧疑

庸能格上帝之心致其誠一天錫之祚國以永長朕惟

法古奉天敢忘大信爾之伉勇氣義令問夙聞朕往於

田肇基自豐沛緊藉乃丕烈興兹丕祚厥後入豐於魏時惟朕計之失非爾之辜衆大正於四方實萬夫之力是憑是賴爾將趨衆以來助克樹乃豐功肆予有萬邦時乃德朕懋乃績嘉乃舊事爾之寤我則惟我之休爾之詒我亦底予於道朕於惡不念舊𠛬無惡之疑庸大啟爾土田俾侯蜀向往就乃國欽哉爾尚希乃懲惡一於忠貞毋或狐疑謂朕弗大惟天監於黔首作之君師司循善良惟務强屏爾其心翼翼翼𥅆人如傷毋暴困窮

毋取悍愎式臻於道貽厥後以永謀則余一人汝嘉德
成斯報於戲保國乂民可不敬俟其戒哉

勸農文

洪惟我國家惇俗重農時務本發號施令罔非民事之
攸急肆監司帥守越我邑之令佐凡厥字民任舉曰勸
農司營田小臣祇領縣條教敢不供天子之明詔簡乃
賦役勿敢急於追須圖惟爾之力田成勸農之實務乃
中春幾望東作方興説於農郊相穡事爾尚一乃心力

蒔乃稻粱毋失天時毋事末作靖共爾職遲厥有秋歲之豐則於爾躬有獲乃其或饉室家胥免於流亡於乎念哉弗種胡獲弗為胡成業荒於嬉勤乃克降年有稔有不稔若其知此之云憂律乃子孫克勤克儉節乃用思惟永爾思不永時惟爾家有恤

以漕司命祈雨祝文

某不敏適時多艱縣政不修澤不下逮積怨於民獲罪於神乃歲仲秋亢陽不雨黍稷薿薿害於垂成受命祈

田憂心靡見神其降監哀此下民興雨祁祁實函斯活
致天之罰於令之身神道聰明崇朝其澤

謝雨祝文

某為令無狀結怨於民天積愆陽害於稼穡重民之害
以貽部使者憂奉命禱祈誠心安在惟神降監雨不崇
朝禾黍其成緊神之惠薄酹告謝內疚增多

祈晴祝文

伏以師旅未休札瘥為鯁繭蠡斯起宿麥云秋日仰曦

陽而窅陰雨中流千里穀價方騰民將弗堪神其寛貸庶乎開濟保此餘生吏職罔終不敢逃責

謝晴祝文

某治無終始陰沴為菑乃春夏之交霖霪不息蠧麥之望人情闕焉蒙神之休晴不及禜告謝禮薄文不逮情

謁文宣王廟文

某不敏不學安知從政顧承弓冶之舊常恐或墜於家聲乃者調補選曹司此邑社懼德弗類如憑太虛惟嘗

聞夫子之道於經於此不敢不勉事無小大敢言惟政之共違道以干譽於人其則亦不暇敢以誠告神其聽之

謁諸廟文

惟神以聰明正直血食是邦令調補於選曹司此邑社神人雖異其責惟均故其以涖事之初躬詣祠下請與神約惟陰隲於下民時其雨暘消其厲疾吏如有罪惟神殛之無傷此民重神之累民之過誤亦惟吏教使然

其降灾於吏之身無為困此聾瞽此誠意也毋作神羞

祈雨祝文

某涖事武昌於今歲三涉矣其誠不能感物積怨結於人心歲有水旱之菑輒歸之雩禜而神不吾違也寧不多愧乃歲中夏苗斯茂矣雨澤不降龜拆於田荏苒更旬秋成何望屬當師役民將弗堪神其憐之副此哀禱

謝雨祝文

吏憂旱暵將愬於神不及禱祠賜之甘雨終朝通夕霖

霶滂霈苗勃其興惟神之澤願終斯惠以迄於成

謝廟祝文

某試令武昌治無善狀軍旅數起力役方興蒙神之休禳禱輒應螟蝗不作以全其民民無流離失業之灾而某得以善罷時惟幸矣誠不敢忘請謁於神以永終譽

謝文宣王祝文

某不才試令三歲於今弗率先王之教以得罪於上下之交者不知其有幾也終幸逃譴祇益慙顔

諭保伍文

惟紹興二十有七年盜生自鄂邑剽殺人於晝塗炭延於軍市民莫適莫居守侯博愛以其仁唯死刑匪殺寇曹昌熾爰假力於屯兵荼毒元靈是浮凶盜逮三十年既三祀生肇命行鄂長仍革新貫政厥紀綱始共命於后皇定民聯於保伍井閭駭愕懼弗潰於成惟七月生肅衆於庭越以誠告生若曰嗚呼有衆其審聽無譁余誓告汝汝不聞曰謀有大小見有淺深厥有大謀不慭

於小見矇於淺惟究於深人毋以淺見遺深毋以小謀大作爾罔不孝乃父母慈乃妻孥爾有孝慈宜其衛爾罔不安乃室家寧乃鄉閭爾有安寧宜其衛衛之不至惟姦宄之萌心盜賊公行將不寧於爾室老弗克孝幼弗克慈猶鄉邑之沸騰矧乃在昔先王在上寄軍賦於農田時未有縣師惟嚴惟衛令其爾衛謂之何其驚吳國之屠牛夫豈不戒令惟我謀我見不知其大為深眂爾不臧既其淺小爾無回適慢我大謀爾惟人乃知兵

盜何自作飭舟繕甲惟永逸於微勞將誨盜以慢藏茲其可保自昔淮甸惟寇之區由保伍之有成用不取遺於道瞭然大可見矧夫王命之從生若曰嗚呼有衆爾尚一乃志比乃聯礪乃戈兵㪅乃擊刺非徒井閭爾賴爾惟怙衆以寧家劉侯作牧於廬江由保甲安身報國焉知不嗣於來今浹旬民豫以成軍惟甲午

湖州到任告文宣王廟文

某聞諸夫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某雖不

敏願學焉交政之初敢以誠告

到任告諸廟文

某蒙恩假守實與神祇分掌幽明吏逭陰誅願於其身不於其民尚免天災以供天職敢與神約臨涖之初

祈晴祝文

終歲勤動望屬秋成苦雨霖霪害於農畝將無吏之初政無以上當天心罪不敢逃尚幾開霽事不可緩神之聽之

滴溺祝文

挈壺解紐夙暮不時舊尹新之敢以成告

謝晴祝文

天作淫雨厥咎惟人人欲之從神之聽也顏斯厚矣咎䀮隤然

諸廟祈雨祝文

某薄德不知政務治失其道積怨於民戾作亢陽致天之罰咎惟自作民罪伊何瘡痍未瘳重之虐政庶幾一

稔尚保室家愉惟澇田既淪於水高原且涸望絶秋成凡厥庶民藴蓄何有奪之廪食父母胡生神道依人母靳膏沐維時降監雨彼稻粱小吏有慙不敢逃責

諸廟謝晴祝文

素秋之孟旱乾浹月田疇多荒兹疵政之累也敢不知罪請禱於神神之聽之三賜霡霂雖大田不黍既云無救而沾濡沮洳少霽悏焚凡以為民非誠心之所格也願終此惠以福斯民當不可移及身是幸

祈晴祝文

仲秋之月陽愆不雨神降甘澤浹日成霖虐吏積冤不能終始神貺過隂之罰黍稷將不漬於成顧此民勞又奪之食神道正直其賜哀憐閉北吁嗟庶幾晴霽吏身之沴毋累於民

祈晴祝文

麥粃於田繭寒於館又窘隂雨傷如之何屬當多事之秋妨農已甚奪之衣食害無大焉禮崇鳴哀庶解倒懸

之急積疵罔赦惟爾有神

謝晴祝文

旱雩而雨雨禜而晴吏道多疵神専為德就民粒食神無負焉寛吏傷民為菑已大祇增慚畏何謝神天

磨李固碑文

興元南鄭有漢故太尉李公之碑其刻文皆古佐書遺漢之珉寶也紹興中楊太尉安撫利州東路其鎮在興元作舍落成求石為誌甚亟尉

無以塞命磨是碑應之太尉聞而怒曰而豈不知李太尉先漢名臣以予武人寘諸有過地爾謀黜尉不果世以李公之正漢碑之古字書之法刻畫之妙所宜傳示來世永永無窮一旦没於庸人可為碑弔走則異是故以悱辭發之其辭曰

太極渾渾權輿地天兮嘻品物流行貞於本原兮嘻揔揔林林孰識其然兮嘻顧之無後望之無前兮嘻竅心

有九莫適窮研兮嘻開闢來今胡得而言兮嘻胡得而言是以為全兮嘻自古在昔聖人有作兮嘻無遵一行無宗一學兮嘻絶地通天際克寥廓兮嘻窮仁非仁至樂非樂兮嘻蕩蕩無名無能以度是以為先覺兮嘻君子愛人當以道兮嘻皇極神人元灝灝兮嘻萬古無言寧可欬兮嘻老也後天名壽考兮嘻惟后傒之修直兮嘻亶降精於神靈兮嘻冠芙蓉而纓蓀兮嘻懷明珠而佩蘭兮嘻更漢祚之中衰兮嘻蹇正揆而扶持兮嘻紛

蕭艾之塞途兮嘻抵黨人於巇危兮嘻名礫坯為美玉兮嘻指驪珠為魚目兮嘻余執金而寧斃兮嘻賍衮章如穽狴兮嘻揭車余服有遺芳兮嘻萋斐貝錦漫成章兮嘻地久天長同久長兮嘻美好善兮惟昔人嘻豐碑勒銘兮頌成仁嘻嗟嗟節義兮等太虛之無垠嘻是何為兮為堅久之道信嘻亘千齡而猶建兮其誰知夫至真嘻東山石兮鄭之尉嘻知李公兮達其意嘻磨貞珉兮明至義嘻唯公道兮不以玆而興替嘻子瞻之栁伐

於山東兮嘻仲尼之栢殘於杏壇兮嘻一聖二公復何

非兮嘻樹伐碑亡行當不疑兮嘻

誠臺禮復文

歲在執徐季旦之月武昌令東甌薛季宣始種竹於縣

庭之背人力斯至清陰巳成誠臺出焉既賦而銘尉番

陽王君栩揚袂而起曰我聞之有功斯賞有德斯報惟

今之宜猶古之道在昔庭背鞠為茂草公有意於蒔竹

也而猶豫未決我實言之曰竹之為物雖瑣而道可重

也古之人謂不可一日無此雖宅猶種焉况於公府朝夕從政之地荆榛翳目可不於此君圖事邪君實我聽而修篁鬱然爰及崇丘誠臺立焉公雖樂其雅正而無意於作也我實督之曰誠臺天成不可無記緑竹蘢蓯賦之何已公乃記而銘之賦而稱之然則是林之茂是臺之峭與公二書之就皆我之成也可無報哉季宣矍然而應唯然而興進肅王君與子偕行遊竹林放誠臺睇角山指寒溪貫疎篁而為策託清風而言之季宣若

曰於假爾尉其靜聽台言惟天陰隲下民作之元命惟
皇建極惟若道之攸行積於善厥有常福懋乃續先王
致當功之賞越我有宋基天命賞惟天子之攸司我不
敢知曰爾稱乃職帥守監司惟爾進我亦不敢知曰爾
勤厥守府州掩若之善惟我縣庭舊蕪穢我乃荒之時
惟爾言予有獲我未有佳思怠於文時惟爾言啟予不
逮肆乃邑之清靜涼颸襲於青林誠臺卓然惟爾德我
修辭之有立亦惟爾言有賴我微賞罰之柄疇報爾之

勲今台方試從爾遊登臺極睇窮於濛汜沃方寸以山川惟篁竹之蕭然共灑落圖惟爾報公其敬哉嗚呼我聞曰大德不報大功不賞余惟報功賞德將恐弗稱於丕圖皇致曲於有誠非徒語

擬祭海神英烈忠亮李公文 德裕

緊惟先君奄有四國中葉不綱棄其典則兩河要都既於寇賊太極降精亶生英特先宰元和事功昭晰德種我公若禾之植生長綺紈克岐克嶷執德不回優游不

追鄙笑鯫生棘圍角力分甘麄官禮毋茍得坦坦仕途何假羽翼險夷一致敢忘王國帝與善人補天立極攸敘彝倫捕熘蟊賊竿無失籌輩疑儔慼巨孽根蟠靡功不克剗平八州返日於昃四主三宗參功契稷觳觫太牢敢為姦慝黨與成羣黠訛白黑壇級公宮栫之荆棘射影藏形詭浮鬼蜮疾首惟公誓將誅殛有志弗伸殄讒誰聖畫躅南桅游乎不測正士心權盜形得色公身不容公道彌直哀哀太宗於焉迹熄凡今之人死兮神

寂惟公英靈乾乾不息見夢王人言歸先域生福斯民禮有報德混漭滄溟允宜配食乃眷畓川慶善家積屹嵂祠房爰都爰宅人到於今受神惠澤曰惟李君秉心踧踧望公屢朝罔間夙昔無言不酬無求不獲下走承先敢踰先闕願言事神永永無斁

哀韓大將軍文

紬塵編於史漢閱君王之行已茹千古之沈寃悵伊誰之一洗當秦嬴之失鹿名雄項而劉雌自夫人之一眄

從虎噬而龍飛乃若浮罌絶魏囊沙決楚拔趙燕連駢闐幟鼓兹衆人所共見音吐登壇興亡前列君去蕭追多奇計出乃有獲於先生長者之論而絶未睹明君王之臣節者也方季入關不王實遷蜀漢卒士思歸漼然泮散未將之前夙聞高論収失職之三秦異道閘於子午孔貴從而成憤奇正生於垓下巍巍乎登漢業之隆一怒同諸文武將軍之有勲勞視鷹揚之尚父矣至若狂巫之相心石之如義斬鍾離金堅不渝亟奪軍而莫

憾奚末路之爲濡蓋漢夙有圖王之志而王殊不有漢氏之虞也伊青齊之新定田宗存而未服推權道而王之誰有心於形迹屬鴻溝之講解酇成侯之攸信軍始罷而還徵胡後期之爲問噫權臣之謀豈有典則不幸遭焉坐成鑄隙躡足封而猜已甚西楚裂而事彌乖竟襲齊而王楚遂縛楚而侯淮惟執成於騎虎威已重而身危非五湖之得從寧前悔於先幾擅興者有誅匪曰興於兵衛謂告反足信如彭王之踵至傷哉從中之計

誰聞誰語所謂伊人孰爲輕舉矧狂謀之先定可爲人之刼取將呂氏有謀漢之心曰翦除其牙距嗟不用蒯通之言端有待乎後之知者於乎仁義之途非可覬一馬而侯功大見參夷之禍緊人事之常然於何誅於欒說

弔遺骴文

武昌西江東爲邏州川匯崢嶸旋回復流在歲辛巳水縮黃花有骴隨波委暴汀沙尉王行而見之蹙然內感

扁舟返棹謂走哀憐走曰今尉之官職司循撫使生者得其養死者歸其所暴骨遺骴舍予曷主固以職斯其舉也乃命手力周壽馳而視之培而瘞之重為文而弔之曰嗚呼天邪胡為乎若子而然邪物歸於盡子何暴骨江濆邪念子之生為女為男為智而廉為鄙而貪為壽而愚為仁而夭為妄而顛為賢而矯為罪惡貫盈為君子不遇為仕而遊為軍而戍為賈於川為商於路為天誅所及為非命致然為水化江為覆溺於船為身不

自聊求死於淵爲令失刺姦成子之寃是皆不可知也
痛子之生孰爲䰟魄及子之死不自收其骼氏姓爲何
子孫何處歎室倚門曷知曷語風波蕩子腸葬魚甘子
肉收而瘞焉曾何爲乎子之榮辱也嗚呼人生莫不欲
貴子貴爲能居莫不欲富子富爲能守莫不欲高子高
爲能葢莫不欲壽子壽爲能久素骨流沙雖身不有則
富貴高年果不堪爲不朽矣子知之乎子之暴骨猶不
自知葬之中野於子奚爲露食鴟鴉藏食螻蟻生而告

子子寧自喜及子之死亦復爾耳於子何加於我何得然則汉子之骨者何哉亦充吾之隱惻而已憑耳目之見聞葢已不勝其窄矣由今而究知庸有極嗚呼哀哉神其自釋

浪語集卷十五

浪語集卷十六

宋 薛季宣 撰

奏劄

名對劄子

臣聞位卑而言高罪也人臣之義有犯無隱可以言而不言則負師學況臣踈賤無階以瞻天日之表蒙賜之對寧敢隱情而不言乎臣昨官遠方伏遇陛下踐阼之

始省服膳之御卻嬪妾之進其自奉為甚薄躬細務以先羣吏親鞍馬以勵軍旅其奮志為甚大臣居數千里外觀仁聲之所及垂白之老莫不欣欣相告咸謂聖人有作規模宏大真將復藝祖之業武夫悍卒至拔刃呼躍曰不報吾君以死而安死口奏臣備員鄂州武昌縣令縣多中原故老當時所屯大軍一時聞見皆實錄臣愚不識察人心之所向咸謂太平之世可以朞月見也歷年寖久而陛下未享其效臣竊惑焉臣嘗謂治有本末政有先後先所施者後或可置本既

舉矣末亦可捐夫清心寡欲恭儉節用堯舜三代之所
以治天下陛下既已身之矣自宜固守而勿失至於躬
細務親鞍馬蓋聖人之權施之首政以警一時偷惰之
習乃其宜矣循以為常則天下不能無疑是故衮職任
輕無以仰承德意動煩宸慮而國論靡有定止事出九
重百官莫肯任職政令施設下人得以輕議寄耳目於
左右權或移於近密躬細務以先羣吏而羣吏未必勵
此不可不察也叢脞之歌賡於虞氏自除郎吏明皇無

取祖宗專以用人布德懷柔天下蓋為之有道矣毬馬之事陛下所以習勞苦而振威武者至於兵衛之害積於細微銜橜之危起於所忽降胡侍從豈得絶無闗防行之有年議者遂謂嗜好之僻親鞍馬以勵軍旅而軍旅未必勸此不可不察也太祖皇帝猶謂擊毬非將相事韓愈尚為其長危之仇士良既去以毬獵固寵之術授其輩流民臣之心所以咸願陛下為宗社計也口奏仇士良事安危之幾反復其言可以察知小人之情狀而治道亦因可見惟陛下留神　陛下雖有天

縱之聖將大有為而精神疲於聽斷玉體勞於馳驅縱
有清閒之燕講萬幾之務臣竊意其有所分矣汴梁我
之舊地固不可以不復陛下所為焦心勞思不憚寒暑
若此者正為恢復進取之計耳然先後非序本末倒施
勤於小而緩於大圖其近而遺其遠昔之所以鼓舞群
動者人情久且玩習七年於此而治效未著寧以是乎
國威未振民力未支而疆場之情傳聞常多失實陛下
再造之心雖不可暫忘而進取之事其實未容輕議臣

願陛下深思遠覽以靜養恬略其小者近者而圖其遠者大者遴三公之選責以進人才張綱紀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評治道歸有司之常務屏馳騁之細娛本末先後咸得其序則朝廷尊而衆務自舉威權振而軍氣自張養以沈潛待時而動則天聲所臨焉往而不濟哉臣不勝拳拳之忠唯陛下裁察

口奏天下皆知陛下治道所以久而未進者良由三公之才多不勝任陛下勤勞庶政固非得已今三公虛位正陛下論相之秋臣願陛下審之於未用之先不可不專任之於既用之後如曰人才難得則致治之主不借才於異代陛下論相之際臣請無取沽激

無取誕設無取才華無取闒茸唯忠實可任者相而任之勿疑陛上亟拱仰成責以治効人才既富紀綱既設則恢復之事在陛下度內耳又安在乎必躬必親下行鄙事而後為快治道不如是也伏惟陛下留神省察

召對劄子二

臣聞禮煩則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有虞之世中外之官二十有二人兵刑共貫樂教為一帝舜無為而治用此道也臣竊怪近世治不及古自朝廷至於郡縣皇皇財用弊弊焉常患其不給百姓朘肌及髓而日以益甚雖有卓犖之士遇有為之主得時得位其所施設終無

以救其萬分詳求其故則冗官冗兵二事實有以困之也九卿之設古六官之任也自漢政歸臺閣則有尚書六部唐明皇始制內諸司使百官用皆失職至今官中都者遂為養資之地設官雖多有職蓋寡公移回複祇為文具百度為之隳廢人事得以循默間者雖省員闕而其監寺仍存置吏之員滯事之患無異於前口奏天下之事

每每不舉者患在血脈不得流通財殫而人困而冗官冗兵害政傷財之本也臣疎遠不能詳知請以工兵二部言之兵部舊掌軍旅武選今軍旅歸樞密使武選歸吏部右選兵部有尚書侍郎郎官所領不過廂軍鋪兵

之名藉其屬有職方首掌諸州閏年所上地圖有駕部者每年一至御馬車輅院行視而已近雖省併郎官員闕一向仍在省官之奉不能當吏祿之奇數文移回復之害固自若也工部所掌營繕百工之事今營繕之大者歸轉運司臨安府小者歸修內司百工有文思院軍器所有將作軍器二監實拔臨之亦不過於歲時按行跂事士之才者既無職以自見而不才者得濫吹竽於其間文具迎承尤害政之大者陛下第令百司各言所掌與其吏員廩給之大數凡職之相似者即為冗併其疎闊者要皆無職置吏廩祿自可從而知之

諸路帥臣古州牧之官也國朝以來置轉運副使判官有提點刑獄有提舉常平茶鹽又有總領市船坑冶茶馬諸司也駐之軍又別制都統制大抵牧伯之任分為五

六而州之知通縣之令佐不相統臨權均勢敵一彼一此各行其意民無適從為害滋甚臣之所謂冗官者此也口奏昔太祖皇帝以方鎮太重置轉運使掌其錢穀提刑諸司後置亦廢置不常令都統制承平時副都總管之職也漢十三州領於十三刺史而天下事無不舉令或一路不當漢一大郡監司至五六人責委權分州縣莫適稟命是宜事之不立而私意之紛紛也大兵不屬地主緩急之際將誰與守都統制類無遠略平居極於貪暴一當大寇視棄地如遺爾近時每有帥從又遣大臣督視以權置之將統烏雜之兵尤無謂也廂軍之制即唐方鎮之兵是也周世宗及我太祖皇帝增置禁旅則今之禁衛與諸州之禁兵是也神宗皇帝立

將兵之法令之帥藩係將禁軍是也太上皇帝收諸將麾下作三衙御前諸軍令之大軍是也四者之外復有弓手土軍役兵令惟大軍可收戰伐之用將兵而下廢為皂隸之役官吏占破無幾則竄名廣破賣工私役者適足以為汚吏之資游手之多無法之久干闕狂歡之事因之而生比雖少加簡閱統以軍政人情玩習猶無益也臣之所謂冗兵者此也口奏今置軍雖四等可用不過大軍朝廷因以上供給之然州縣困於軍須惟以供贍將兵廂禁軍爾謂如官吏占破一郡不下千人以為役兵則鋪兵清務

牢城壯城作院之類自有所謂役兵只成都一府廂軍至一萬人不知養之安用且以中人之家一年之賦供一廂軍且不能贍今天下幾數十萬人是宜民力之匱戰士之寡也惟今法度之弊臣所知者莫此為大且天施地產之物其出有限所養者衆適用者寡則人才安能不混兵刃安得不利則賦安得不匱而國欲安强得乎夫事簡則易知易知則易從職任專軍政修則上皆任事之臣下皆可用之兵濫吹者無所容而政猶有未行古無是道陛下必欲仍今日之文弊以圖天下治理非臣所知必欲政修而事舉財豐

而兵振則非更絃易調不可也夫事爲之有道則人不驚而必辨咈於人情則取衆怒而無所成顧陛下處之何如毋憚其難而重改作也伏願高聽遠覽詢諸二三大臣詳議而力行之光武併省郡縣百官職員而漢道中興周世宗汰斥老弱增壯禁卒而王室始振皆後事之師也與其張無職之官而紊政養無用之兵而虛𩝐盡國人情不邺固當圖之况爲之有道將不止此乎惟陛下留神采擇

召對劄子三

臣前任鄂州武昌縣之管催苗税有常平司絶戶屋租錢併省司逃戶屋租錢二項科名通數不為甚多皆是建炎以前兵火逃絶人戶屋宇客戶租佃所出今屋巳隳舊租仍在臣屬軍事方興未遑申明蠲免今雖受代心竊恨之臣又嘗部夫運糧至德安府界見諸縣人戶患苦出納前宣撫使岳飛在日牛租其端由蓋與屋租無異口奏德安租牛蓋岳飛撫定羣盜所得若諸將則因掩為巳有飛以民間之牛故租與之當時實受

其利此亦可知飛飛忠廉可尚然事久未嘗無弊今飛已死牛亦無存而民猶出舊租其為害可知矣比來待闕温州適當海溢之變田地之落江者州縣雖為蠲税然或未盡知也問諸田里則曰從前江河側近淹没之地租税例多不免今所在皆有之臣以武昌屋租計之雖貧民受弊者衆而為國家財計無幾朝廷患不知爾如知之寧靳此一錢粒米之費而忍强民以出無業之租哉願降詔旨凡天下郡縣有無産租税如武昌屋租德安牛租温州淹没田租之類者並令人户自陳勘

驗不以久近多寡悉除之省部監司削其利名州縣印榜曉示如官司不為除落許其越訴用省無名之賦以寬小民以惠貧下不勝幸甚

奉使淮西回上殿劄子一

臣恭奉聖訓前去淮西措置賑贍安集叢實諸州墾田二麥等事臣將命無狀不能仰稱使令初至淮西歲已云暮委付雖重所成至微其廬黄州所置官莊并叢到墾田增種麥數已別具圖冊節次進呈外方懼不逃辱

命之責聖度包荒恩寵咨至獎借么麽以為事功之勸
俯伏戰汗未知屄竭之地切縁置莊覈實二件事體實
相關葢自兵火以還州縣多仍承平墾田舊數閒用貌
約頃田著為定籍已而人戶請佃類皆包括湖山為界
有一戶之産終日履行不徧而其輸納不過斗斛以臣
循問所歷大抵皆然今者齊安之立官莊壽春所以分
給歸正不免檢括冒占取其荒田初索干照視之有名
田一畝而占地五七頃者自耕則無力劄請則必爭諸

處之民轉徙淮甸者縱有佃田之請州縣村堡往往憚事且爲土人囊橐多方沮之陳訴窮年了不可得弊源未滌乃欲覈知實數自欺可也誠不可以告陛下故臣覈田祇是括責税籍拖照自陳之數臣不復盡論諸州只如蘄州羅田一縣於灊霍諸山之與實與五郡十縣封境犬牙初申一縣墾田若干頃至覆田已耕不過一百五十三頃未耕三十六頃一十五畝又如黄州黄陂一縣初申墾田三千七百一十九頃二畝覆行詰問則

云墾田一百六十頃四十九畝二邑此其最甚者其餘大畧可知臣嘗恠國家經理兩淮朝夕憂念歷嵗十餘迄未有成及此親行乃見其患且夫姑息之愛惠及倖民包占既多墾闢實少非惟官司坐失租入天産之物皆為此廢雖欲聚人保境其道無繇官莊之立乃以一時賑贍之故不無勞費甚非常行之策臣之所覩江南轉徙人戶來淮甸者東極温台南盡福建西逹贑吉往往有之土人包占既多無田可以耕佃以故失所者衆

來者甚難設若此患不除則雖三數十年淮南未見充實朝廷常展剗請之限茲臣所未解也有如立法勸耕而開剗請之制蠲耕牛之税徠四遠之民來者知佃之必得居者知包占之無利敺誘並行主客皆爭墾闢數年之内淮南可使地無曠土足兵以守以戰將無往而不濟矣臣願陛下深念遠覽與宰輔大臣熟議而斷行之不勝宗社大幸

上殿劄子二

臣辛巳歲備員武昌適北師攻淮葢嘗鳩集一縣守江之備亦嘗被檄運粮信陽略睹邊鄙利害以為古人經略守禦已成之迹未有不可為者内政良家突騎府兵此皆往昔之事不必遠陳如祖宗之關戍堡寨與夫防田塘濼榆塞之阻弓箭手弓箭社與夫保甲保馬之政功效大驗載諜具存政患今不為爾誠為之羅落可以立修而攘卻可以坐致自臣受代跧伏田野不啻十餘年矣所聞淮甸荆襄之閒竟未有緒葢未嘗不竊歎陛

下之宵旰復讐精意治外而無以副陛下之使令也臣戊子歲因大臣薦獲對咫尺之光去歲再赴審察之命既叨大理之除莅職數月邈無報効冬間假節淮西賑贍罷雖過分受之不辭庶幾少効馳驅非惟將以報君父之知亦以考信古人之迹口說不若身逢耳聞不如目見臣之跋涉往來備覩其實事無端緒誠有自來以臣觀之邊無曠土則事力自強今田皆包占荒閒而勸墾文具何以使邊無曠土邊有團兵則戰守可必今總

首虛設而教閱之法一暴十寒何以使邊有團兵邊之征稅雖稍稍損之以資其扞蔽急難可也凡今循淮而南有抛降之和糴科買之鐵炭以至建康草料之屬泛舟而下於江左者蓋多有矣邊之守令非行辟置之法則人才不可恃今淮西九州十年之間至有守將數易而其苛政無甚相遠者一郡三邑而二令菽麥之不辨或昏於酒德者黜之蓋不可勝黜矣淮西之險阨其當守者非一今日淮西之守不過合肥居巢歷陽三戍多

者五千之衆下止一千防城之具未能備設合肥之城
苟簡速就歷陽因陋不増居巢關其南壁而又累年以
來諸將興作之事有費緡錢巨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
有前人為之而削迹無有存者事既若此而望羅落之
少固攘郤之可圖其不難乎陛下英略甚高誠意甚勤
志向甚遠而稽誤陛下者乃至於是是豈外治之果不
可成哉臣嘗深繹其故國猶家也内外猶堂室牆戶也
有如堂室空虚牆戶雖飾亦終壞爾自夫不計而謾為

而後外以鹵莽報不思而出令而後外以難行寢號為
責實未免徇名則趣辦皆徇名之人志在大功却規小
利則迎合皆規利之輩誕謾者賞而不誅諛悅者用而
不察言既上壅人自多營陛下焦勞外治殆十餘年自
令觀之竟亦何補縱使陛下邊鄙之間或得一人之用
或幸一事之成然連雞輔車之勢成非一人一事之所
能支梧也吳人有言同舟遇風一物不牢俱受其敗今
日邊鄙之勢惟詳按輿地分置鎮守專任責成悉如祖

宗陜右之法則守禦之具無闕而進取之計固存然此事極大爲之誠不易耳無天保之治內則采微斷不能以治外臣覬陛下大有爲之志之才如此內外利害之勢洞見無疑事茍不知知之當無不行人茍不言言之當無不聽惟望奮然與宰輔大臣講求其原収天下賢士大夫博圖其緒內以正國外以保邊加之兼聽廣覽遜志虛受謀策畢進耳目自廣則凡壅蔽聰明孤負任使者隨且彰露而豪傑魁奇之士亦得以展其所長為

陛下用矣臣目見身逢乃知關節脉理之勢如此惟陛下留神

上殿劄子三

臣聞人主之為天下莫大於天下不可得而欺夫使天下皆不可得而欺則欲無不遂為無不成自昔號有志之君其所欲為非不甚盛甚美然卒有齬齟之歎葢欺之者多耳夫欺者之情狀天下皆知之而人主獨不知之是豈人主不欲察之而甘於受之耶近者為之地則

遠者有盤錯之堅大者為之助則小者有彰露之援其察之豈曰甚易乎守令之所臨治不過一郡一邑之間旦暮坐於聽事之中豪家巨駔敢於欺侮而不懼者恃有胥吏為之囊槖也人主萃天下之責而以一身臨之爵禄利勢足以動人小人而不為欺何以有僥竊富貴之望而罪之根本則在於左右之囊槖致使人主無從而察之也夫左右之為欺甚於天下彼其伺候詞色之工窺見意向之密捭闔迎逢殆難以狀其巧也故有託

正以行其邪假廉以濟其貪僞直以售其佞薦退人才不於有所陞黜之時而游揚中傷於平居無事之日一旦陞黜之際雖人主自以為出於獨斷而喜怒氣燄已歸於囊橐者之門矣然則左右之為欺人主又何從而察之亦曰兼聽無我収骨鯁棄軟熟而已且可以利來可以勢懼有見而不敢言或言而不敢盡皆軟熟之人也骨鯁之士惟其胸中耿耿不能與世推移危急存亡之秋乃可望以伏節死義平時軟熟自為身謀而欲望

以急難非所聞也借使舉朝之士無非軟熟之人其為壘壘大矣於人主何利焉若乃骨鯁之士世多以好名疑之夫名天地之美物不易以與人而亦天下之公論不可以冒得舉事進言果出於為君上為社稷也然後可以得名不然將誹謗隨之矣故在臣子自為學問之計不可存好名之心人主為社稷計惟恐不得好名之士人人皆好名畏義則人主所欲為者無不濟矣故欲絶天下之欺惟在於収骨鯁収骨鯁在於兼聽兼聽莫

難於無我入者先主縱有他說不能復入何以鑒擇其是否乎骨鯁之言非無我則誠難於受之也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此漢之謀臣所以事英略大度之主而使屈羣策之用者其言如此齊威之霸其機不在乎阿即墨大夫之誅賞而係乎毀譽不公而齊威之刑賞不行焉則為欺者殆無以禁之矣恢復之功獨可日月冀乎此臣所以冒昧而獻兼聽無我之說也陛下靜觀而熟察之儻有驗於微臣之言功業成否反掌

閒爾

知湖州朝辭劄子一

臣少長田里常覩鄉民患苦催科之政九重千里無路上通兹蒙超擢輔藩未知稱報伏覩陛下無輕民事寅夕究懷知而不言臣則有罪催科之弊未易單舉敢以其害甚且博者仰為陛下言之凡二事一曰科折不均二曰丁絹催擾縣官租入有常科折在所不免使有均一簡易之法民知適從人吏不得為姦夫復何患比年

州縣科折一切付之鄉胥令長利於速辦而有羸餘聽其抛折虛數輕重在乎隄防給散人戶憑由不言科折之數由是出等上戶多緣計弊而免其數併於貧下實出强倍之征其尤甚者正賦既入於官官司不為銷落抑令重納科折而以箠楚臨之逼以威刑何所申訴及額之後官亦無所稽考虛數之入吏竊有之民困不均此其大者丁絹之賦古口筭之法也凡有丁則有賦為絹不過數尺催科有法民亦何患然而丈尺既少不免

併合輸官掌鈔不過一人又多攬納之戶鄉司不為銷落未免時復追催掌鈔或不在家或為攬者盜用無鈔呈驗小民憚於出官絹既不多不免計會重納一歲如此或至再三或到官者令長多不之卹禁繫瘐死有矣而其誅求追罰之費甚於倍蓰之征歲歲相仍無有寧日人規避免丁籍壯歲或不裹頭困苦細民此尤甚且博者二事革之有法可使民安田里而無追需橫納之賦不然比屋受弊利在猾胥而已願戒天下縣邑凡承

受拋降科折租賦並須先期以正數細計分數科折明出榜示今年某料管催若干數內科折若干除下戶若干所管若干不該科折外今將第幾等戶已上如何分數科折明於逐戶由子開說某鄉合納某稅仰於數內科納幾分幾釐簡而易知姦弊必少丁絹入納須令每疋為鈔開具人戶單名各納若干丈尺鈔外添置飛子一紙據戶數界作幾行明開某年月日某縣鄉村某人投納某年丁絹若干丈尺係鈔頭某人名下官以飛子

當縣戶二鈔縫上横使條印而移圓印於上納罷隨鈔給之責令鈔頭於三日内剪開飛子給還人戶戶鈔只令鈔頭収掌其飛子並令官司照用如戶鈔法自非去失飛子并飛子書印不明與縣鈔印文不合者不得追索戶鈔鈔頭參驗有如官用條印或不圓備許人戶於納鈔之際即時執覆添補庶幾人人有可以執守可省追催重疊之患臣謂其他應干税賦凡係并合輸納者二戶以上皆可依此添置飛子施行州縣敢不遵承科

以違制坐之則凡催科之政其害甚且博者可以一日而去一顰呻而利澤天下於是有足言者伏惟陛下留神采納

朝辭劄子二

臣伏見陛下臨御以來留神邊備下臣奉承未盡條理蚩蚩無識頗多竊議比謀久任守臣固善然猶廟論未一用人未重且寄任未專列郡散如連雞非有輔車之勢終恐無益臣伏覩中朝之制河北分高陽關真定中

山府三路而統於大名府河東分麟府路代州沿邊而統於太原府陜西分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五路而統於永興軍有塘濼方田稻田榆塞為之險城堡寨鋪為之防河朔則弓箭射河東陜西則弓箭手及蕃落熟戶以爪牙羅落然猶本軍不足歲調京畿東西路禁旅戍之屯泊之軍並聽節制幕府州縣得以辟差其帥臣除折氏仲氏皆世守外他帥則以三衙若三司使及都轉運使為之有治行邊功則入備政府蓋地分則人

自為守勢連則氣脉相通權重則功効易成賞明則人知盡力視古經制方面最為有法承平二百年享扞城之利而無前世方鎮之患者以此光堯中興裂沿邊以為分鎮止存茶鹽一司外其餘一切付之紹興之初邊陲所以能自定者亦惟鎮撫專任之効臣愚竊謂淮甸荆襄西極興梁岷宕形勢之壯不減關河所以守之略未能如祖宗之法惴惴焉惟敵是懼非久安之道也伏願陛下上師祖宗之意近法紹興之規奮然獨斷無牽

於俗與宰輔重臣詳按輿地分之鎮守統帥偏帥不限文武惟忠智有謀之士是使悉如祖宗之法專任責成資其事力於經理之初責其事功於歲月之後無拘微文無急小利數年之後豈惟邊陲之勢固若金湯待時而動進取之計在其中矣惟陛下沈幾遠鑒詒宗社無疆之休天下幸甚

貼黄　溏濼係卑下之地瀦水所成者方田係地形稍高穿渠引水者稻田係地形平易可以灌溉者榆

塞係岡阜之地植榆為阻者是四者皆所以限戎騎之衝突城寨係大軍屯戍者堡係弓箭手之家入保者舖係境上候望相接司察邊事者實與州軍關縣相為表裏弓箭社係並邊民户家出一兵共司警捕者罷籍蘇軾帥定武日嘗整齊之弓箭手係陜西民兵蕃落熟户係並邊熟蕃曹瑋帥秦州日所經理者

朝辭劄子三

臣聞唐太宗之戒王珪曰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

往來務求至當舍己從人亦復何傷隋末內外務相順從皆自謂智及天下大亂國家兩亡卿等各當徇公去私毋雷同也魏鄭公告太宗曰人主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得蔽是故人主兼聽廣納則下情得以上通大哉言乎其君臣致治之美庶幾成康有由矣夫和之與同疑若相似聖人之論則有君子小人之分善乎晏嬰之言和如鹽梅相濟同如以水濟水人心

不同如其面焉强而同之非回於利弗能也向令仕者舉回於利則凡時之利病政之得失何自而知之君子不爲利奪往往輕爲去就藉此以治萬無是理閒自權臣柄國琢喪忠良内外之臣無小無大相與諛悦合若一人幾於楊氏無君其於國家何有流風遺俗溺陷人心同而不和至今爲梗以陛下之剛明聖武高視唐宗即政以來每欲一湔前弊其如無無君之習革之良難舉世爲同則有入而不自知者臣懼邦之政俗將日非而

莫之救也凡處天下之事不當心有所主惟處身於利害之外乃知利害之實故見利者不知其害見害者不知其利誠使言利害者畢陳所見則利害之情無餘藴矣合天下聽無不聰合天下視無不明鹽梅相濟何以易此不然自塗耳目同異不聞雖臣下盈庭自成孤立矣人情誠不易見然而指意可知大抵勉君以容受讜言要為忠愛之至導之拒諫寧為體國之心由此觀之邪正無遁情矣臣不敢遠引三代姑以所學稽於唐之

君臣致治之美為陛下獻惟聖神留慮而圖之社稷蒼生幸甚

代論流配劄子

臣聞牧馬者在鞭其後畋羊者去其亂羣施之於民其則不遠先王制徒流之法所以懲惡緩死也隸於赤籍所以繩其悍戾困之居作所以折服其心用示戒懲於以納民於善而除俗之蠹也近自軍法之壞非復紀律之存配流之徒知不得與善人齒於是留則肆其頑惡

逃者流為姦盜椎埋屠販習以為常鄉之所以繩其悍戾折服其心者曾不復見為民之害未有甚於此屬者非細患也切見大軍招刺強壯絕為驍得賞給例物其費不貲強刺良民不勝其擾每念小人罪至流徒以上非勇悍則姦賊也収之於軍則使貪使愚之法可得而用漢世募弛刑徒徙塞下周世宗収天下姦人亡命以備禁旅治以軍法皆有成效臣謂先王加役之流隸於赤籍者此其意也有軍律以繩其悍戾有師役以折服

其心使皆遷善嚮功不復混於民伍而為善人盡鞭其後去亂羣者不幾是乎願詔天下州軍凡罪至配流年五十五歲以下非尫羸無疾患者並大軍收管輕情理者特免刺面其徒罪以上願從軍者許從原放仍免重役如此一歲之內大軍所得將不啻數千人無非悍戾之夫比之掐刺而來居然異矣軍收其用民去其頑善有所遷人除其害而法出於寬厚亦當今善計也取進止

浪語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浪語集卷十七 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熊中文

浪語集卷十七

宋 薛季宣 撰

劄子

都堂審察劄子

某讀史記至趙烈侯欲賜歌者田相國公仲連不與曰求之未有善者番吾君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令公仲相趙四年矣亦嘗進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

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此三人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賜相國衣二襲僕未嘗不撫卷而歎謂公仲連賢相也不以正義咈君之心審吾君善謀也乃以賢賢易君之慮公仲用人如已烈侯改過不吝賢哉是故大臣格君心之非惟務引之當道是雖戰國之事葢三代大臣遺法也昔者伊尹周公所

以彌縫君臣之間葢不扵其身而扵其左右之臣當其未甚相知之時脫有一人不正則二公之事去矣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者如此後世大臣喜與人主爭事人主顧以要竊名譽疑之君臣之間葢判然離矣進則孤立而無助退則潔已以致譏而欲道行事濟萬無是理古人之不可彷彿非天也人也主上以天縱之聖篤任同德凡天下事與相公唯諾可否無所疑貳是誠足以有為之時然而間或事與意違而功成未有端緒者將由

進賢未廣猶無以扬君之慮執義以争未免身親之乎

雖有至心誰能諒之伏惟謀謨廟堂深思遠覽致君之

道願專以伊尹周公之心為心若公仲連之所為有可

備采擇者某位卑言高死罪

與虞丞相劄子

某小官不敢輒踰分理亟請呼名仰蒙希世知遇有拳

拳欲報而不能自已者其可以遂無言乎兹者伏承丞

相以禮為國上公三加彌尊雖高祖恚失鄭侯柳下恵

不以三公易其介未足多之天下實幸抑嘗聞之師曰
君土相火一心也元首股肱一體也中有毫釐之間非
心體之道也恭惟君相叶德寧有毫釐間於其中然而
歸柄辭權似亦不可常也今丞相已不得謝宜益尊所
聞行所知為人所不能為以鎮服天下鞏固基本格心
之道僕嘗陳其略矣若夫事與意違而功成未有端緒
請得而畢言之大抵喜欲速之功者昧於宏遠之規模
臨重事而輕為之鮮不中道而廢察於二者則天下無

不可為之事無不可成之功士君子存有為之心居可為之地處當為之事動不先慮急於有成往往命出而反汗政舉而事乖雖其胷次瞭然中亦未能無阻而欲一人之信四國之順功業之有成就萬無是理是故規模宏遠功之所以速成也不輕舉動事之所以必濟也古人所行皆有節度幕府專治文書況於一日二日萬幾而可以輕為之耶天下之事當與天下之士議之碌碌鄙夫心存得失而以貪功害事自獻其身者要何足

以知此丞相顧繼自今務恢古人之度克體國之誠深察蔽邪以謹姦慝博求俊乂以廣聰明寧受百罔而不替好士之心勿以一眚而棄人才之用必得四友之佐贊帷幄之議者臨事加之以懼好謀期於必成每每敬之於先俾毋吝之於後將使人主見可成之效四方覩難拔之基圖事嚮功安有讀於成者不然日又一日誰適與謀作事付之渺茫迒功希於幸會而有成效非所聞也某思所以補報不知語之深切伏惟審聽而熟圖

不勝社稷斯人之幸

與王樞密劄子

聖人天姿英特而鋭於求治羣下循習舊事而玩於安常中外之情因茲未輯叢脞㦸罰為有由來然恩衛文之興必先善俗宣王之過為有遐心二者未諧此公卿之責也前史丞相居可為之地而隳於空無之累張魏公以將相之重而奪於喜功之心非徒事無所成害於今日多矣管夷吾之請死子糾姚元崇之不就相位當

時要說其君不為不切而其晩節末路不無掩於九合

治平之功儒者喜言中庸大學未為過當然而陳言長

語誰不云然朝夕紛紜亦可厭也夫物不兩大心無兼

慮天地之道萬世不易之理也卜子以賢賢易色仇士

良不欲人主觀書與見儒生二事不同其機一也不正

於始後將遲之眛者不圖而奔波於軍旅甲兵之間期

會簿書之内此固政之紀綱國之大事語其先後非所

急也天下切務不過數節自非君臣同德將何由濟不

然雖光復中夏猶無益也謝安淝水之功論者意其僥倖然而軍中以一處士不忍戕其所苦之帥內舉之際疎遠如韓康伯舊怨如郄詵皆已許其有成所以用之非一日也惜其不能遂還中原尺地未節困於居東謝公猶然則古人所務正君其説不可奪也僕向在東鄂嘗聞君子之餘議矣天下所以未治國勢所以未張振而起之在規模固已先定誠非門生寡陋所得而窺者然今上所眷倚負天下之責望者莫如樞相主書首薦

不先人而先僕思以補報故不敢自同於衆尋常稱頌亦不敢一辭發也惟冀察於今之事勢度人主所能行引之當道以成疊疊之業無求欲速之效蹈覆轍之舉必不得已寧當以道為度故雖身任安危之事終不可幸成之也門生之稱本當自通政府僕故吏也又何敢廢望鈞慈洞察之爾

又與王樞密劄子

初二日初九日兩被呼名侍坐函席誨以話言遂及邊

計憂衆之所不憂又將為人所不能為以為當及彼無事時大為邊防事至圖之無及於事非以身任天下之責者其誰知之豈特門生故吏忻幸之私實宗社蒼生之望僕後生妄庸既被恩獎當時不避狂斐隨問輒對言不盡意退而惘然今當遠去鈞屏思報萬一不知所出願效一言敢疏管窺庶有山海涓塵之補伏惟鈞慈采察而審圖之比年人情苟且類少深遠之謀衆人幸於偷安狂罔則希生事偷安固一切不問生事則

輕議伐人且不備不虞不可以師不知彼已而輕易用兵者百戰百殆而已邊人之情傳聞常多失實其在兵法用間號為尤難古人譬水之能載舟覆舟不輕信之如此聖人内求諸已無取於物我自能而何敵之間焉國家上當同君臣之心明忠邪之辨衆賢登進百度自舉感神格天何求不獲區區汴梁夫何足道其次淮堧之地當施羅落江流海道合置水軍昨聞山陽合肥之謀規模既已畧盡江海之備則殊未聞其間間道所行

我之素不講者天長可以入維揚清流可以向六合肥水可以下合肥北峽之隘廬陵江之徑與武昌之近新息秭歸之比商於賈塹三關直趨荆鄂子午南達梁洋洮岷東近威茂前人用兵所經斥候又當明遠忽而不備則鄧艾江油之事不可便謂無之衝要雖有重兵之屯堅城之守中無民力且乏糧械之資則亦未可謂之萬全人情苟求不知為備之說欲為守禦固當力施行之言議悠悠何益於事至如用兵一事起於喜事之臣

竊嘗論以孫子始計之書葢未知其可也方今人人異意不可謂道灾變數起不可謂天以江左而爭中原不可謂地以貪戾而帥驕卒不可謂將將士不相安習不可謂法於斯五者曾莫之計又不可謂知之也恭惟主上天縱之聖則主孰有道在所不論至於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强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彼固不容盡知其在我者亦可以知之矣彼能包藏隱忍以成鳴鏑之事未可以無能視之捕

盜之軍歸臥之帥又安知非彼之謀前彼方易主時我以全師臨制其後尚無尺寸之效則今未易圖也我自隆興乾道之後星文屢變水潦荐臻流離之民充滿道路驕悍之卒氣凌州府或恃而辱長吏或起而為盜賊皆有形驗安可謂加於彼且以區區江左經緯中夏以一圖九古人固已寒心求之時賢恐不易辦雖以恩地之重僕猶以為未可必也方今兵力既弱財力空匱所恃以戰者不過三衙衙前之衆舊人既已垂盡江南白

丁未可望以持久所仰以濟者不過常平錢米應在虚
數州縣盡然問之甚多求實無有賑濟已自不給必將
上誤軍計以此用衆其能濟乎兵交於前人困於後安
知盧循之盗寄奴霸先之將不又起於蕭牆之内事至
而悔將何及哉昔宋文帝河南之謀其筭殆無遺策終
無成濟徒馬飲江而治遂衰太祖皇帝謀取幽州趙普
以為必得問將誰守因不復言今之治功與一時之將
帥未能賢於元嘉之世其望太祖固已遼絶不監不法

將恐辱甚於歙江即幸勝之僕竊意其方勞廟筭也主上用兵之意每形天語空言挑敵兵計固當然乎有謀人之心而使敵人疑之殆矣樞密忠誠體國顧垂深念致君堯舜望惟以仁義綱紀為本備邊之計幸勿為浮議搖動至於用兵則請留待十年之後必以機會而舉人才既富彝倫既叙乘彼間隙而動必將有頓利之功矣且自古未有寄任不專孤立無助小人不去而能成功立事者誠能和同君臣之際固著如日事出九重制

不在已則當以義進退不可身坐廟堂而歎志之不伸也僕受恩深厚不知言之妄發萬死未足以謝惟幸察之

與四川宣撫王樞密劄子

某聞之善治水者必滌其源善呼盧者必豐其本治水而滌其源則下流無壅閼之患滔滔赴海安行而順導之耳呼盧而豐其本則在我之氣勝而為之對者索十盧隨擲遂可氣吞之矣皇上憤祖業之中落痛神州之

陸沈謂關中中夏之本源柄政之臣又本源之所賴以疏滌者乃睠西顧轂大參出中樞寄以名伯之任所以為滌源者端有本矣三川之氣待公而振關河之沴待公而清譬諸呼盧之望贏非豈其本不可也僕故吏也間嘗從事於蜀目覩生民之憔悴官於湖外又嘗得其梗槩於道途究觀規模稽諸故實論以成敗之法可得而言令公為萬里行僕方有弱小之累不能自贊請從革輅之後塵伏念早蒙特達之知曾無倫匹於世德之

不報何以自寧夷門一言願鈞坐安受之而毋忽也梁
益之地久苦重征自承平時固然南渡之初一切取辦
關外之衆仰之而給總領既設益起上供郡縣苛刻征
之非復名數之舊民之困悴殆磬磬無告矣朝廷雖時
時捐減其數是皆虛無積累之名以為實惠及民但自
欺耳疲弊之極救之良難加無守令之賢則將何事不
有民困若此謂其本之豐可乎戍兵之衆舊蜀無之自
失關中退屯漢沔西極隴坂東接商顏南山之陽谷累

數十帶甲不逮十萬而敵不能窺者良以置帥之法兵民兼泣無改陜西之舊大軍堡砦相為首尾守之得其道爾近自將臣過計避岐雍而擊熈河頓兵旁角之地不得展吾所長挫鋒於涇原棄師於徳順多剌流散以補亡師之缺怙權善地而要姑息於時因其死而削之權數當然也然令藩臣不典兵馬則有警無以自救官軍既難調發而入心亦復不同風塵之驚勢同呼吸必待行府之令則蹈後時之悔矣兵非素練帥非舊職邊

民無所依怙則將折入於北軍政若此謂之豐本可乎

二者則然又有迫於此者岷宕之西威茂以北雜蕃之

境近接戍都盜假之兵信宿可至均房南出夔直其衝

太祖之師嘗入此道言邊備者曾莫之虞變起腹心盍

先備豫豐本之計又當謀之為元戎憂僕竊以為此數

者尤所當先者也參相識造幾微雅意人物補苴罅漏

夫何足言中州削平當在茲舉千瘡百痏謂之何哉處

內護前寧得無慮必也為之有道使人不疑監往者壞

之之由思來者救之之計為此一著不容再錯譬之豐本之博將安徃而不勝乎雖然起羸瘵者不可以力加人大有為者不可見形於敵第豐吾本無為兵先機會之來何容窮盡扼其吭領之地則形格而勢禁三秦平定葢此術耳持此上報明天子滌源之計顧不偉歟至於姜維覆敗之道往固不可追於今尚多有之惟行府終始念之也某私憂過計欲補千慮之一得不佞不敏然之却之惟所命

奉使准西與虞丞相書

某過蒙廟堂期遇俾將使指節中行邁忽忽遂失拜違感戀依依言不能盡已而驅馳道路無緣奏記主書非惟不敢亦不暇不知蒙下察否某區區行役昨緣水涸膠舟遂自盱眙陸行以十二月三日度牛渚八日抵合肥與帥漕謀行視圩岸并治申請行移文字十五日西邁十九日次固始所見牛渚以北絶無流移之人間合肥頗有之趙帥先已安集西入六安霍丘之境稍依圌

壠去處往往有飢民寓居至平地則無之某問縣官總首皆言安豐之境主戶常苦無客今歲流移至者爭欲得之借貸種糧與夫室廬牛具之屬其動費百千計例不取息飢民未及播種種䕺蘇燒炭割漆采茶之利已皆餬口自足若平地則無此以故山間猥集所至如歸主戶不欲以增客戶聞官極難根刷所申之數由此不多得之某詢之流民皆言淮南甚樂諭以官莊之說望然莫之應安業已耳擾之徒費且在民猶在官也不足復

勤君相之念固始親見大與所聞不同某既蒙望以不欺不敢不以實告某出都之後即聞夾淮爭為招集之傳至謂南北之民往來如織及抵固始始得其詳葢緣北方郊祀赦文有向來被俘之人能自拔者放免五年差稅之說郡縣遣人持牓唱言境上實未聞有應之者光州所申令年歸正北人在固始者百十二户其實本無一家近守臣宋端友趨朝議將遷之內地漏言於外人情大恐某循撫爭持狀訴道周反復其辭稽諸閭伍

莫非隆興以前来者先九月間郡中遣吏下縣抄劄容令保正總首妄作今年供具不使知之及冬至前使人分俵由子令至郡倉給粟在村落者去郡之遠例多愚氓或雖受之皆未之請居坊郭者則辭由子不受亦能詣某自明惟有衛世安等五家以十一月間過淮頗言有販牛往幹事者泄於鐵縣衛等皆其辭所連逮却不在原申數中某不免為數日留與帥漕司所遣屬官高藼張唐卿等不憚寒雪勞苦各馳數十百里親至村落

視之其歸正人則前所言是也江南流移之人初不及浮光境郡縣所中之數有是有非頗有去冬今春轉移之人其實渡江已久此其是者浮光比歲不稔穀價高過常年四倍葢光之市用錢舊以四百為貫米石一千令為錢千六百矣主家雖有招客之意如不足何飢民遂熟投主豈肯却之不稔之地即此其非自見不待縷縷言之頗聞浮光亦有今年歸正之人不過續來所申一二十輩容見端的具以實聞某平生不解謬言妄意

人情之不相遠誕謾不謂無有然亦誰敢施諸君父之前及觀光州所為為之懊歎累日何意剖符之守有此欺天之事聽言信行之悔聖人不吾欺矣邊吏如許懼非保圉之道他有聞見雖大於此非使事本指者某不敢輕僭陳述九重之內未易周知萬里之情聊舉一隅可以槩見啓沃之際丐力陳之庸人動自多營敢為誑妄每每如是某孤陋之迹百執都非舊知固知發人之姦必履危地然而忠憤所激俯仰無媿上賴朝廷之知

必能察其所懷恃此以無恐爾廬州三十六圩非獨農畝之利某與趙守等已委路鈐張青等起葢莊屋逐旋招誘流移實之張青舊為張循王管莊熟於田里間事嘗與高薿獻議圩中占地甚廣然頗低下若因浚溝行水就為千河水寨可為合肥重險竊嘗語以治田自可為之以漸何承矩蓼花之會宜當按以為法由是未敢列上其議以其愚見合肥城壁柵江橫貫其中西南平岡高瞰城内覿於魏世新城之築帝叡引肥之戰不得

不為過慮則令于河之淺因低据水為立斗門以司宣節所以保固者一舉兼得亦保淮一助也更丐鈞察比來敵人打圍稍稍近淮久未解嚴浮光人情甚恐又聞沿淮排壕立鋪表裏上下相接每鋪十卒摽牌一人弓矢九人齊人敵氷備患想亦不過如此威行沙漠於此可見然使敵人無事見備固為古人長策有謀人之心而使異邦疑之難以速得志矣願賜深念某此來淮甸覩於山川險易事態物情始知天下之事皆難豫度造

仡財戕之意所以加於鄙陋者不淺誠深感戴㢲未易言之餘俟前途隨事申稟尚賖侍見敢乞上為宗社斯民調燮和粹徯俟公師之拜用副輿人之情

與虞丞相書二

十二月二十六日固始縣申拜稟目二十七日即行二十八日次光州所見歸正流移人與固始正同其單名續申姓名亦有非今年歸正者真今年者不過定城縣九家固始縣七家被虜走回不過四家內定城一家固

始三家與霍丘縣二家皆不在原申之數某逐一喚上喻以君相恩旨視其人物類非甘田畒者内衛世安張悛二名自言王展宣贊所用頭目李茂乃亳州司候人吏餘皆二人之徒其非是者不過三五人耳人數既少官莊不可復作始世安悛等皆緣輩類許宗道者持金錢實號為間事發避罪而來他日事寧尚欲有所報効為國家計乃不在其必留某本合作舍處之又以浮光被邊太近十日所視殆若表而出之他日隣境有辭非

所以全安之道徙之又非所樂誠與流移安集事異某見與趙善俊别議區處夫以忠義遠來歸國撫之不可不厚有如太過難為繼者適中斟酌費固不多某至淮西饋遺皆無所受後以浮光當作恩意犒歸正人户不免薄受兩司之禮勞世安悛錢各十貫酒二瓶李茂五貫餘皆三貫酒一瓶此外賑贍安恤已具申狀不復縷縷陳稟守臣宋端友所為妄誕不敢不以實聞端友本以招納歸正為欺乃敢戕歸正之姓孟者略奪其馬投

尸井中是豈拾納之道然令馬已牽入都或言名金鞋軸高四尺三寸神鬃土黄色計非充貢則亦有所歸矣頗聞端友所為葢不祇此非某職分所及而殺人掠馬此特其可攷者三數月内又嘗再奪被虜并歸正人馬事端未悉某不敢有言邊遠類無官司端友所為又皆出於天理之外君相軫卹疆埸無急於擇守撫摩若端友之所為不可不重賜行遣小官僭越萬丐裁赦某浮光無復事矣將命事無一就不免迤邐過舒蘄諸郡吏

看江口有無流移有如各已安居亦不敢強有騷動不
免薄行賑濟敬致君上惻怛之愛而已願種田者尚當
臨事區處不然則與津發致之三十六圩曠廢無所逃
罪亦惟大度察而哀之帥漕所遣攝事二幕高蕞張唐
卿者殆為淮西精選蕞之清忠質樸唐卿强直剛毅誠
齊蜀之良也與某同事備見心力閙皆嘗出門下名公許
可乃知不易得之兩司嘗同薦蕞誠非虛舉想在鑪錘
之內必素已有定處小官僭論人物惶懼之至誠出所

見亦不敢隱也更賴鈞察

與虞丞相書三

某浮光已復無事初七日遂行十三日抵齊安自入沙
窩以南始覩流移人户纍纍然未有歸著而守臣李續
確實可與辦事本州常平初無見在已為計置買牛頗
聞濡霍之南惟此尚有荒閑田地可以措置安集某不
免留料理之竊以沙窩白沙嶺路正直埀瓠武昌在淮
甸荆襄之間最為控要往年婁宿入寇步騎嘗出白沙

措置邊防常苦荒涼難於應接舊州鎮者古邨城也實關此路衝要某見議招集置莊於其側近上下萬一有所成立異時烟火相望或可少助邊防但某本無所能田里閒事尤非素習仰蒙委寄不敢不勉事之成否殆未可知恐必無逃曠瘝上誤知人之鑒爾

與虞丞相書四

即日春序已闌和風叶律恭惟致君格天鎮撫方夏神之聽之鈞候動止萬福某伏審明數大冊進位公台正

宰司之名還治古之道天人同慶知太平之有日宗社實幸蒼生實幸某受知誠不世有宜不敢具文申賀自同衆人抃蹈之私言不盡意某伏自浮光齋安嘗三奏記并以循問所見累申廟堂方懼不稱之誅仰蒙朝廷畢聽按治所列彼方進律留衛而終致之於理上論君德齊成湯之不吝下視孝宣綜覈有所不行於偽增户口之王成俾為堯舜格心之道偉矣某不敢自謂光華之遠然而沈冤獲伸免於辱命之媿生成之賜未足云

也某冬春之交在並淮時竊覩流移畧已安定決計歸矣正月間抵齊安乃知蘄黃之間尚有皇皇然未知所適者既將使指不敢匿其所見因留逐急賑贍僅能置立二十餘莊已具劄狀具申不復再三塵瀆仰蒙委寄至重所及至微兼屬春深流移亦止已無復可為者急欲申請還奏而有旨覈實墾田未到州郡不欲第取文具須得親行度五月間未蒙渙汗當得謀上計爾是行雖恨假節之晚不能推廣德意然而所費亦幸無幾飢

民賴以全濟而盜賊為少曠土得以少闢而墾田頗增居人知包占之不得久荒即謀自耕其地漸以充實淮甸在蘄黃之間所益不尠有以上知規模宏大誠非單見謏聞所及黽勉從事然後知其利耳幸甚幸甚某循行雖未及舒蘄二郡其初得之道路年亦荐飢其民未免流移又苦和糴難辨方欲具稟求㓕其數已聞有旨罷糴仰見耳目之廣愛人之至祇服感歎不能已也某區區之迹又須一走淮上驅馳道路恐稟目之不能嗣

貢惟幸寮之覬侍尚有兩月之賒敢乞粹養天和俯遵時令為斯民社稷珍重以迓上公之拜慰天下心

與虞丞相書五

即日夏氣將中薰風戒暑恭惟德叶神天道行蠻貊鈞候動止萬福某昨在齊安伏聞顯冊元台正名宰府嘗具稟目專人申賀必已關鈞聽矣某無似之迹仰賴鈞芘久長官莊既已訖事流移略次安帖以三月二十六日發齊安取道蘄舒復自六安東入安豐遂抵濠梁四

月二十五日至合肥所覩淮甸人情極安有如罷和羅於舒蘄免諸郡之上供若吏若民莫不皷舞君相逺見萬里之情知其疾苦懐寧廬江名之審察尤厭物議然在龍舒鼓鑄之事許守韓令尚須一人涖之浮光新守之來聞以財賦為急此郡獨稍充足似不須爾至於權官支過僚宷請給例皆追而奪之雖令未聞他過要多不近人情光民每望得一丈吏病於無法久矣宋守仰蒙朝廷究問竟以憂死何不自愛如此却可憐念其弟

端臣又蒙天獄窮治遠人聞之極感事明之後出三人於井官司既為收壄歸正具知恩意釀為佛事薦之競言來歸氣始得伸鼓躍於下某將命無狀於聞見不敢壅閼不相知者或謂生事政煩丞相察之倉司之來公移皆稱面奉聖㫖措置民兵收買戰馬且欲拘籍歸正强壯歸正人誠可用存孚光者類多散處惟光山一縣有數十户聚居在濠梁者近八百家分屯州之東西為八總首耕淮灣間以土人耿成統之衆極信服在安豐

者有數百人聚居花靨鎮側已總水寨人數居村落者亦不減一二百家每苦土人包占荒田不容請佃昨有一百二十二人陳狀理會而壽春知縣每患苦其難決亦有劉子乞為措置某不避專輒之罪不復申請待報與趙帥議已遣張唐卿往撥包占荒田給之某固無所知竊謂籍之必駁使有常產是乃久安之策而濠梁圍結頗有法度無非强壯意者不若安之買馬之難濠梁浮光已有前鑒近兩旬内閘下蔡有賣馬被誅及逃來

者又有過淮竊馬而傷人者敵將寄聲索馬幸獲而歸之若此所為前此不一繼令恐盜馬者益無顧憚國家寧乏此者異時生釁或不可知民兵固有可為非詢水砦添招人數尚皆散處村疃緩急卒難取合民有丁壯類皆竄名避役而總首所統益削壽春差役已及二丁之户年歲之後且至單丁既非教閱之兵初與田夫不異未知今來經畫何似不敢億度然聞前此治郡人實安之水寨舊頗縱橫近稍知畏郡界盜賊希少實之固

宜代以高襃必能安輯其下薄聞財計舊頼斡旋以濟兹亦未易為也傳云金大起夫導盧溝河鑿山踰三十里南達御河會河入泗上接燕京意不可量民不勝擾安知天意不以開聖人耶政須有以應天然後功可為也人事未修而彼河道通利亦不可不豫防之某小官疎逺不當瑣屑塵凟既蒙恩遇假節不敢不罄所見稟聞廬州三十六圩趙帥經理備至流移皆受實惠顧以小小帳狀未集未敢告畢以治圖冊或攜以歸某本擬

事訖便還以十四日抵安豐接漕司關牒聞有覈實麥田之命因留取會令過旬矣雖未被受省劄然不敢緩敬已備坐行下不敢輒歸大抵淮南之田請一而包百耕十而言一覈之則不可勝覈況復大摇人心某既蒙使令不敢只取文具必取自通正數以復於上然亦未可便謂能盡其實伏乞鈞照尚賖侍見敢乞為道為時為蒼生珍保沖粹亟正公師之位

與虞丞相書六

炎夏方中南風阜物恭惟變化格天盛德神予鈞候動止萬福某前月二十九日嘗具稟目附遞申覆度無浮湛三十六圩并黄州官莊仰蒙廟堂假借資帥漕之叶力幸已成集流移亦止奏計圖冊本欲持歸面納與趙帥議意君相惠念流移之切不容淹緩某以有聚實麥禾之命尚須一兩月留不免先遣職級覆押并取流移人數置冊持上流移數不止此上户往往不欲以已招客聞於有司兼復舒蘄之間往來不定以故村保所供

止此爾某將命亾狀不能推廣上恩所及之微言之有
覥曠敗之責所不敢逃尚賴鈞慈鑒其奔走微勞力賜
保庇脫於罪戾則終始包容之恵如天之覆矣二處置
莊幹置差官非祇六員擇其宣力勤勞甚者保明有如
張唐卿西蜀之良高蕞秋浦之望齊安官莊全藉唐卿
以辦蕞之才用未可以書生易之仰惟當宁急於人才
所知誠不敢掩敢望洪鈞槖籥不使遐遺言不以人而
廢亦萬化中一助也淮甸官吏視他道加觥䑣而縣邑

為尤甚某半年所歷求一稍稍可與言者已不易遇有蘄水知縣王虎臣者質直能任事吏畏而民懷之前宰光州之定城頗有去思之愛其委以齊安牛具辦於旬中而民不擾又皆便於農家之用津船雨笠亦自有法某方欲以有政告而王以強項取怒州府既緣公事罷斥因不敢言濠之定遠縣令于倣疏通而強敏先已蒙恩再任行五考矣愛民律吏治如一日淮甸胥輩例有不肅倣之紀綱號令獨明勸課之方尤有條理非某賑

聽置莊所及兼且戍資磨勘不復上其治狀是皆素不識面顧備藥籠中物顧雖狂易僭越不敢一毫私也趙帥守藩適當旱饑之後無法之久臨民撫軍威德兼用興除利害皆有實迹故雖甚遠支郡人情莫不向之賑接流移自飲食醫藥以至薪蒸之類罔不周悉賴以全活衆矣可為朝廷審於擇帥之賀趙以親老不安邊塞殊不便於侍奉深欲求去尚賴廟堂念之某仰蒙希世特達之知無以論報儻有聞見便欲以補四目之明不

顧已之寒微惟鈞慈情恕之耳某驅馳之久不敢告勞而寒暑再罹罷頓極矣實無所補仰報知遇之隆加念賤室宿病未瘳小兒亦以疾告向来不敢輒顧私計惟令或可請爾敢望曲加矜念俾某早戍歸節雖有茲願然亦未敢望也干冒戰灼萬丐憐之

浪語集卷十七